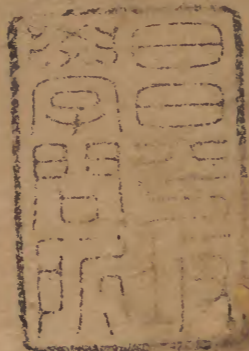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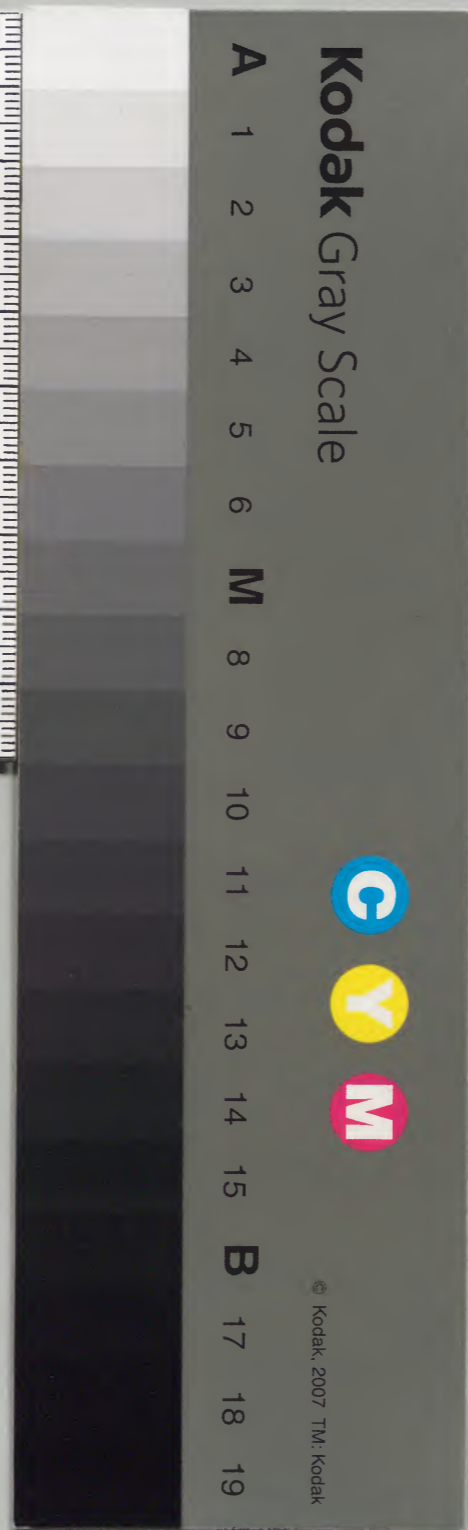
#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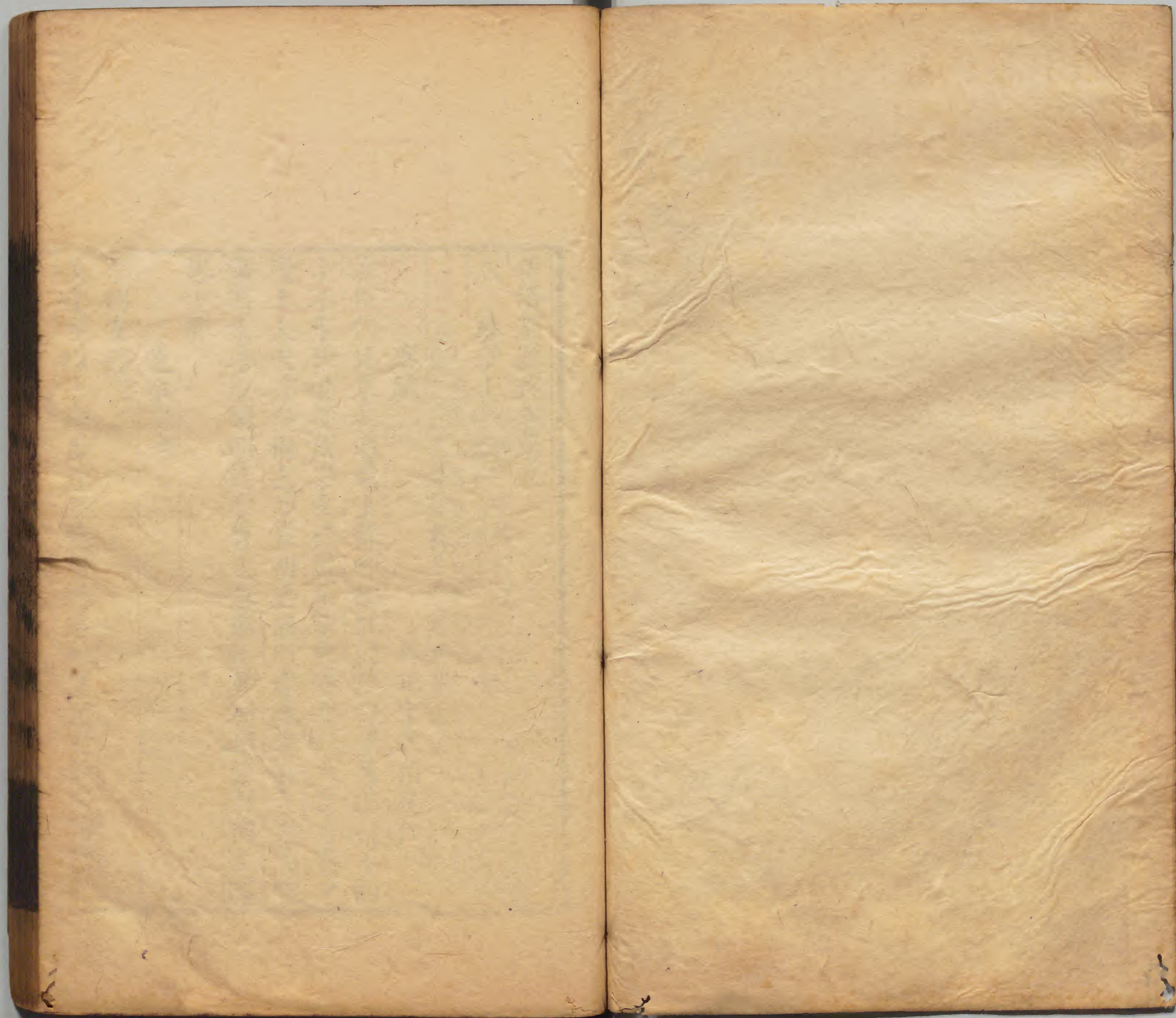
伊治淵源錄十九之  
上蔡語錄上中下

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 10 )
函號	298 276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于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罷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持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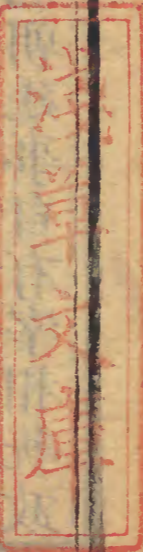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季明安

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



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焯嘗問季明  
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  
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焯言  
爲然先生曰名言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于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  
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  
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  
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  
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巖峩  
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  
豈不欲行道于世然在館中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用之  
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卽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

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

宜言者矣

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僦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  
坐便歎其善學見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

不止試于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黜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

憤排如此

見侯子雅言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近思之學

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

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

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

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

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  
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而下工夫余  
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  
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  
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句亦  
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命在若信  
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  
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而  
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

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  
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  
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  
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美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不  
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  
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

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  
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  
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  
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  
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  
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  
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  
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按前段與此小  
異蓋前段曾氏  
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  
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  
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

洛見先生畱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  
如何焯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  
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  
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  
陵記

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  
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氏  
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  
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  
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  
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  
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塲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

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他看見上蔡語錄後跋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原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

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錄

### 游察院

#### 墓誌略

####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



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  
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  
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叅訂移守  
穎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  
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  
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  
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  
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官祠除提點成都府長  
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  
謫守衝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  
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

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  
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  
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  
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  
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  
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于征斂而修  
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  
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  
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搆擬掇握  
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遺事 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

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悟 見程氏遺書

游酢于西銘讀之已能不逆于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意思便道 一作到 中庸矣 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

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見程氏遺書下

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

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

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于  
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  
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  
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  
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  
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  
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白不以為然者也 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八

此則以...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八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于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

第調汀州司戶叅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澆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權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飢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

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盜夫信不可去急于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

急者莫大于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董貫爲三路總帥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關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人厚取金帛又

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于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

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于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詆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于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

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

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申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開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

據經論事不媿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廸早卒迥適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闕淡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覘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

伊洛淵源錄卷一  
五  
適于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以  
託宿未嘗有所美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  
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  
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  
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  
辯以闢邪說存于今者其傳寢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  
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于河南小  
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  
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  
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  
濶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

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  
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  
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  
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旣  
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  
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  
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  
降不能出他圈積

宏又問佛之徒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  
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  
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  
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  
于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  
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  
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  
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受而不辭似此行  
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  
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  
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  
郎并邇英殿說書只一向衰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

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于董卓卓召用之  
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  
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濶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  
氏心肝底膾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  
案上人人見得而誠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  
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  
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  
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  
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  
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伊洛淵源錄卷十一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  
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  
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  
地自偏即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  
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  
象但淡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  
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  
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  
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  
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達或年齒居長

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  
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  
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于仲尼近  
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  
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  
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  
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  
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  
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于  
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  
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

伊洛淵源錄卷十一  
九  
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  
以後所著必無大段抵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  
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  
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  
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于若將終身  
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  
益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  
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  
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于語  
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早冗而不爲須當削去

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  
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  
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  
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  
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  
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  
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  
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  
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  
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  
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

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于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于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

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自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于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筦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卽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未果退闕因傳國華

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卽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于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卽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于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淡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

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塗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

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

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sub>平</sub>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  
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  
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朝廷  
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于六曹長  
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  
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微亂先生即見上言  
諸生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  
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  
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之賢  
于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  
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  
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  
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眾而先  
生獨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  
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 九條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  
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  
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  
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  
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  
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錄  
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卽能知其短而持之介  
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  
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

時也未判然

見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

人氣象亦相似

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  
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  
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  
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  
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  
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  
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  
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  
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于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瑄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瑄曰傳聞是蔡攸

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眾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淡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

此公無求于人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

蔡氏焉能免之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禪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于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



伊洛淵源錄卷一  
十一  
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  
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  
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  
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  
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  
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  
令于名馳者好學  
質美當成遠器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  
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  
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  
端乘之道埋不治以與世違有志于得俗學昏之以見自  
私乖戾莫施孰為毅然莫乘莫愆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  
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

成日濡心淳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  
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  
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  
銘幽窆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  
 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  
 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  
 稱旣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  
 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  
 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  
 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  
 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卽日擢爲監察御  
 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

謁告省親既陞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  
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  
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  
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  
檄旁郡無遺糴軍儲不足宅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  
此重困之可乎宅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  
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  
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  
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  
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  
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  
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

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  
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  
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  
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  
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于天下於是  
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天一女  
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其所  
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  
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其貌  
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已者  
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  
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

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旣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已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歡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旣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

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于爲人其所施置常在于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鬪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焯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

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旣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維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旣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甲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翼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閩中久之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勅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

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并朝廷耻之于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息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于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徐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于朝廷十二月除徽

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稽中間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于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于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

準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卽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而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于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于世

遺事 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錄尹

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焯看敬字焯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

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旣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淡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

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焯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焯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焯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焯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焯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子謂尹焯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

書下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

生之言言下領意焯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焯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堦伊川謂

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

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寬所錄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

焯學專師古是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

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

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傅御

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

伏觀河南府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

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



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  
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  
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  
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 見難儷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  
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  
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  
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  
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見涪陵  
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冲奏伏觀和靖處士尹焯  
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  
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 還山賜處士號建炎

間焯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焯  
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內  
外淳備豪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  
其所得于已表見于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  
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  
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瞻申尹處士雖寓居本  
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遜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  
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  
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于宣撫  
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  
川先生謫居于涪涪人立祠于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  
至是以文告辭曰焯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已卯孟冬誤辱

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  
勉赴行在有補于世則未有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  
行惟先生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畱四月上  
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  
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焯實師程頤之學垂二  
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焯濫列  
經帷其所敷釋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  
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焯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  
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  
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  
溝壑于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  
見和靖處士尹焯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焯經涉大

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  
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  
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焯之姓名達之  
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  
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  
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  
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  
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  
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難儷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  
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  
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祁寬所錄尹

和靖語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

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之禍亘古未聞然賴祖

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

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且屈意降心

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

啓和議于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

撫之功當決于此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讐不與其戴天

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

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

之更願深謀熟慮採眾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

相秦檜書曰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

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

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

有年矣然亦未聞人悔禍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宮崩

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

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于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

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

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

主上之道德成于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

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蔑聞補報

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

見戊午黨議及難儷集

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沉若酣培植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已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舜則行如濼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息先生曰豈我亦有息息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維淵源錄卷第十一

伊維淵源錄卷第十二

張息叔

名釋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 三條

張息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息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息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維中息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息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眾先生獨許息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

息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和靖言焯與息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息叔始見先生息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眾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持守恐息叔不及焯先生以為然息叔長于為文又善辨事先生沒未幾息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息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于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陵記善錄張繹息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于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

按語錄作時舉恐亦當兼行

東平人也自弱冠登

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聞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觀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于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

承秦檜素高其節卽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  
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  
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  
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  
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卽趨  
帳受僞號旣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  
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  
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  
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  
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尚  
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  
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爲宋

寶臣比者不幸迨于狂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  
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  
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忘趙氏之  
宗者孰若虛受于已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  
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  
爲非也人旣北相公于義卽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子  
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埽清宮  
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  
咎以明身爲人臣昧于防患不幸爲寇讐脅汚當時不能  
卽死以待陛下今事旣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  
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  
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

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闈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爲福于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于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讐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于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于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

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卽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爲公危之公以襤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于爲義而耻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于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于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

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它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

秦檜靖康為中丞于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諫議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吳給敦仁敦仁為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譴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紀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塲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畱滯于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



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  
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先生為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  
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

生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  
行民間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

掌市易倖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倖強之先生曰  
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倖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幕維學遣其子見先生求  
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

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  
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

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于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

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畱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  
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

民使以遺令眾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  
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

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  
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

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  
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

者還朝首薦之周令姓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

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  
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  
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尙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于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  
文方具藁而先君追及于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  
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藁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  
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  
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極  
其筆力以媚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  
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  
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  
官也以爲趨向不正

遂貶公

遺事 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  
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  
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  
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 犯順劫  
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  
位者自信 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  
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 退多日吾君  
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  
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 之威使人

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  
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  
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志相公  
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  
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  
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  
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  
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  
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  
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  
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  
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

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

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

見汪藻所編  
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  
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  
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  
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  
給張闡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  
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  
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  
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  
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  
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

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

天意

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

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

其為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 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于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見胡文定公集

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畱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師聖後遊荆門胡文定畱與為鄰終焉愚按侯子非

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于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

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于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于聖時

伊雜淵源錄卷第十二

伊雜淵源錄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于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毅之常聞西雜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迴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致優劣而去畱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

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遊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于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旣不善而官吏

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樽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訴于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贍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鞠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

斷然公任意益薄矣政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寔高卽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叅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寔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失令入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勸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

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卽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于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于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淡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



伊名淵金卷之三  
三  
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卽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于詞色乃言于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說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

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倚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猶不得已于

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  
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  
部侍郎馮濟言劉珪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  
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于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  
分守不得侵紊而濟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  
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濟無故復  
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  
一議論此蔡京行于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  
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于傾  
危乎陛下卽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濟獨建  
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  
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濟之故也于是耿南仲大

怒宰相唐恪何棗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  
至襄陽而○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  
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  
事皆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于大事又不敢論  
是無時可言也○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  
達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  
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  
作斥逐忠賢于心意益戾公因于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  
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  
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卽負陛下  
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  
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

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  
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  
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  
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  
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  
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  
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  
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  
方息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  
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  
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  
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

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澗諸軍事  
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  
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  
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天下憤鬱  
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  
合苟容不顧君父汾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  
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  
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  
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  
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  
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

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白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慧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畱公不報卽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卽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畱再旬至豐

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于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于熄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于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

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  
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  
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于克已修德  
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  
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  
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  
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  
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卽  
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  
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  
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

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  
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  
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  
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  
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  
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  
事旣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  
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  
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  
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  
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畱公鮭菜蕭

伊谷清沙金卷一  
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隍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于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于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淡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輦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淡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

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

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克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于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于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醉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

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于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于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蘗治秫米潔噐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于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澹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

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  
之一字于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  
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  
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  
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  
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息所以告吾君者  
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  
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  
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畱之逾  
年仲良潛察公心意于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  
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  
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

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廸功郎向沈孫  
大原大正塋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  
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



伊雜淵源錄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  
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  
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  
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于  
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  
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  
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卽養于先生家娶

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闕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

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末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

此

唐彥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

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遜洛人亦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維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

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

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

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焯張繹朋友間

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

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息叔莫不消見

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息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焯之

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

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

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棧邵

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維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已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

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  
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  
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  
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  
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  
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侶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  
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  
亦云人須是于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  
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

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  
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

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

族子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

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

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

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

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

之心便至于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

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放三

伊谷淵源錄卷第十四 五  
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說

伊谷淵源錄卷第十四

上蔡先生語錄上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凡人慮事心先而困故言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